

近二十年来最出色的历史小说之一 —— 戈尔·维达尔 (作家、评论家)

最后一站

The Last Station

[美] 杰伊·帕里尼 著 张愉 译

海伦·米伦、克里斯托弗·普拉默因主演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
而获第82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提名

Jay Parini

陕西人民出版社





Jay Parini

The Last Station

最后一站

[美] 杰伊·帕里尼 著
张愉 译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最后一站 / (美) 帕里尼 (Parini, J.) 著; 张愉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24-09367-4

I. ①最… II. ①帕… ②张… III. ①托尔斯泰, A. (1883~1945) 一生平事迹 IV.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86213号

Copyright © 1990 by Jay Parini

Copyright licensed by Canongate Books Lt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0 by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陕版出图字 25-2009-077

最 后 一 站

作 者 [美] 杰伊·帕里尼 著 张愉 译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 (010) 88203378

宣传联系电话: (010) 59412052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6 开 17 印张 1 插页 19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9367-4

定 价 28.00 元



主要人物列表

廖瓦奇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托尔斯泰

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

托尔斯泰的妻子

塔尼娅（塔基杨娜·苏霍金娜）

托尔斯泰的大女儿

安德烈

托尔斯泰的儿子

萨莎（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

托尔斯泰最小的女儿

杜尚·玛科维茨基

托尔斯泰的家庭医生，志同道合者

瓦伦丁·费德罗维奇·布尔加科夫

托尔斯泰的最后一任秘书

弗拉基米尔·格里格耶维奇·契尔特科夫

托尔斯泰忠实的追随者和作品出版人

谢尔盖延科

契尔特科夫的秘书

尼古拉·古谢夫

托尔斯泰的前任秘书，后被流放

玛莎

托尔斯泰主义信徒，布尔加科夫的女友

瓦尔瓦拉·米哈伊罗夫娜

小女儿萨莎的好友



Contents

目 录

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 / 1

布尔加科夫 / 7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 14

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 / 16

玛科维茨基医生 / 27

布尔加科夫 / 35

杰伊·帕里尼 / 44

萨莎 / 47

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 / 54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 65

玛科维茨基医生 / 66

布尔加科夫 / 72



萨莎 / 81

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 / 86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 90

布尔加科夫 / 92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 103

玛科维茨基医生 / 105

契尔特科夫 / 115

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 / 123

萨莎 / 128

杰伊·帕里尼 / 138

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 / 141

布尔加科夫 / 151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 160

契尔特科夫 / 162

布尔加科夫 / 168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 176

萨莎 / 183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 192

布尔加科夫 / 195

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 / 202



布尔加科夫 / 209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 216

信件 / 218

萨莎 / 223

玛科维茨基医生 / 232

契尔特科夫 / 237

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 / 249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 254

布尔加科夫 / 257

杰伊·帕里尼 / 263

后记 / 265



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

又一年过去了，将我们带到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尽头。我在日记中写下这个奇怪的数字：1910。这怎么可能？

廖瓦奇卡已经睡着了，在天亮前他是不会醒来的。刚才，他巨大的鼾声把我从楼下门厅吸引到了他的卧室。他的呼噜声在屋里回荡，像一扇门在吱嘎作响。仆人们咯咯地笑着，“老家伙在锯木头呢”。他们就当着我的面说，对我一点都不尊敬，但我还是对他们报以微笑。

廖瓦奇卡的鼾声并不打扰我，因为我们现在分房而睡。以前睡在一个房间时，他的牙齿还没掉光，多少减轻了他的鼾声。

我在他窄小的床边坐下，把印有回形纹的灰色毯子给他盖好。他动了一下，挤出一个怪异的鬼脸，但没醒过来。没有什么能吵醒列夫·托尔斯泰。不论做什么，睡觉、工作、跳舞、骑马或吃饭，他都百分之百地投入。报纸上总是有关于他的文章，就连巴黎的早报都极其钟爱有关他和我们的小道消息。至于是真是假，他们从不在乎。“伯爵夫人，托尔斯泰伯爵早餐都喜欢吃什么？”他



们问。夏季的图拉气候舒适宜人，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旅行目的地。门廊上总是排满了等待着采访的人，“他自己理发吗？他现在看什么书？你给他的受洗日买礼物了吗？”

我从不介意这些问题，给他们的答案足以让他们兴高采烈地踏上归程。廖瓦奇卡似乎毫不在乎，反正他从来也不会看那些故事。即使我把报纸搁在他的早餐旁边，他也没兴趣看一眼。“一点都没意思，”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愿意登这种垃圾。”

但是，他的确会瞟一眼上面的照片。这周围总是有一些摄影师出没，缠着他要拍肖像照。契尔特科夫是最难缠的一个。他以为自己拿着相机就成了艺术家，可他拿什么都一样的傻。

廖瓦奇卡还在沉睡，鼾声不断。我轻轻梳理着他的头发，花白的头发在浆过的枕头上乱作一团。白色的胡须并不像我父亲的那么粗硬，柔软得就像海浪的飞沫。我同熟睡中的他说话，叫他“我的小可爱”。晚年的他就像一个孩子，需要我全身心的溺爱与呵护，保护他免受那些疯子的骚扰。那些所谓的信徒们，受契尔特科夫那个魔鬼的领导和鼓动，每天都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前。他们奉他为耶稣。廖瓦奇卡真以为他自己就是耶稣。

我亲吻着睡梦中的他，呼吸着他婴儿般的气息，香甜如牛奶。我想起了多年前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那年我只有二十二岁，廖瓦奇卡的胡子还是乌黑的。他的双手还很柔软，尽管他已经花了不少时间跟农民们一起在田里劳作，特别是在丰收的时节。其实，他那么做只是为了好玩，为了锻炼身体，不像后来纯粹是为了名誉。他从心底里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他所崇拜的尊贵的农民中的一员。

当时他正在写《战争与和平》，每天都会给我几页让我誊抄。没有比那更快乐的日子了，让我的手染黑那些稿纸，让黑色的印度墨水唤起我们从未见过或梦想过的那么纯洁和圣洁的美景。廖瓦奇卡也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在工作中他永远是最快乐的，徜徉在他伟大而甜美的梦想之中。

只有我能读懂廖瓦奇卡的手稿。他的笔迹如同鬼画符一般挤满了校样稿的



空白处，让出版人抓狂。修改的地方一处遮着另一处，很多时候他自己都无法辨认到底写了些什么。但我可以，我读得懂他的用意，那些字句就容易识别了。有多少个下午，我们在炭火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喝着菩提茶，讨论着小说的变化。“娜塔莎从来不会对安德烈王子说这种话。”我会对他说。或者“这里皮埃尔的头脑太简单了，他可不像他假装的那么愚蠢。”

我不会让他的写作拙劣，也不会让他在学习中打瞌睡或者在马背上或农田里花费过多的时间。廖瓦奇卡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是我推动他坐在书桌前的。对他来说，我曾经是那么重要。

可是如今我不再重要了。

不再像早年那样。二十二岁那年的9月17日——我的受洗日，那天的我如水仙花一样苗条而艳丽。

之后我们有了三个孩子。照看他们，照料全部家产（廖瓦奇卡从来不擅长考虑细节或管理——当时不行，现在依然不行），以及为他誊写手稿。我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但我从未有过怨言，即使他跟那个假装有学问的蠢女人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没完没了地在书房里聊天。那女人就像个吸盘一样死缠着他。

我知道她长不了。在他一生中所遇到的女人里，只有我坚持到了最后。她们耗不过我，将来也不可能。

那是在1866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神圣的沙皇亚历山大在那一年被上帝之手所拯救。他在冬季花园里照常散步，遇到一位精神错乱的年轻人（唉，来自一个众所周知的家庭）用手枪朝他开火。一位农民迅速抬手，把枪口撞向一边，挽救了沙皇的生命。

当天晚上，在莫斯科，廖瓦奇卡和我照常去了剧院。那时我们经常去看戏。演出开始前，每一位观众都站起来，高唱“上帝保护沙皇”。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令人动容的场面！之后的几个星期，我都在克里姆林宫旁边的圣尼古拉教堂举办的特别弥撒上感谢圣恩。那时的俄国人需要他们的沙皇。他们现在也需要，虽然那些听从我丈夫和他朋友的人永远都不会意识到这点。警察没能让他



们保持沉默真是个奇迹。要不是廖瓦奇卡跟沙皇本人一样势力强大的话，我敢说警察早就让他们闭嘴了。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廖瓦奇卡是不会听我的意见的。他从原则上鄙视沙皇。但在我们相处的早期，他也曾拥护君主制度。他敬仰亚历山大大帝，因为他的表兄——少将沃尔康斯基王子是“十二月党人”，被尼古拉一世发配到了西伯利亚，他的妻子——王妃，也跟他们一起被流放，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孩子。是亚历山大赦免了他们。

多年前的那个受洗日，夏末的日光已倾斜，穿透黄色的桦树林。我独自度过了上午的时光，漫步在扎谢卡树林中，享受深厚的泥土和迟开的花朵的芬芳。令我惊讶和恐惧的是，一株枫树已经变成了艳红色，如同一团在奇异的光束中熊熊燃烧的火焰。我站在树下，泪水不由自主地滑落。

廖瓦奇卡从树后现身，身穿白色罩衫，看上去并不像贵族，倒颇像个农民。他凝视的目光让我眩晕——那样的专注！他是尾随我到这儿的吗？

“为什么流泪，我的小索尼娅。出什么事了？”

我咬了咬下唇。“没事。”我说。

“没事？”他说，“一定有事。”

“这棵树，”我说，“你看！树叶已经变色了。很快，整个树林就会掉光叶子了。”

图拉的冬天让我难以忍受，不论那时还是现在。你无法逃离那里的寒冷、阴郁的狂风和暴雪，伸展着黑色枝丫的树木充斥着我的脑海。我发现自己已无法思考。

“你并不是因为这棵红色的树而哭泣，”他说，“你是在为索尼娅哭泣。”

我表示抗议。那天不正是我的受洗日吗？难道我不是全俄罗斯最幸运的女人吗？嫁给了那个时代最有前途的作家，拥有三个美丽可爱的孩子，在乡下还有一所大大的房子！

但他是对的。当然，我是为索尼娅而流泪。



那天下午，仆人们早早在阳台上准备了精致的晚餐，在午后的阳光中布置好了餐桌。我姐姐从莫斯科带来一份可爱的野鸡馅饼，盛在一个满是清凉气息的白绿相间的大理石浅盘中——那是妈妈送我的礼物。有新鲜出炉的黑面包，白色碗中盛满大粒饱满的葡萄，红色碗中是产自南方的橙子。先上了罗宋汤，然后是装在一个巴黎产的玻璃盘中的鸭子。还有羊肉和鹅肉。麦麸和蜂蜜制作的甜点从筐里取出。廖瓦奇卡在倒酒，没有人能喝得下那么多！

图拉军团的几位年轻军官露面了，身穿镶有银扣的帅气制服。那时廖瓦奇卡对军队还没有恨意，他参军的日子或者说他对高加索的记忆并不久远。他会跟我躺在床上，给我讲哥查可夫王子和他围攻锡利斯特拉（现为保加利亚的一座城市）的故事。我珍藏着那些夜晚、那些故事。我怀念它们，正如我想念这些不时出现在我们餐桌前的年轻军官。

长长的餐桌上铺着崭新的亚麻桌布，摆放着英制陶瓷餐具。我们围坐在桌旁。水晶玻璃在阳光下闪耀，亮得几乎让人心痛。“今天是殉道者的节日。”廖瓦奇卡向众人举杯致辞。“神圣的殉道者。”看到一两个军官在咯咯地笑，他改口道，“他们是：维拉，代表信仰；娜德西塔，代表希望；柳博夫，代表仁慈。他们的母亲是索菲亚，代表着智慧。为她，我的索菲亚，所有智慧的源头，我一生的至爱……”玻璃杯发出叮当声。我低下了头，决定不流泪。

花园里的树丛后面传来欢快的旋律，是我最喜欢的歌剧《波尔蒂契的哑女》。廖瓦奇卡冲到我身边，把我拥入怀中，利用这片刻向众人展示他对我的强烈爱意。我们亲吻时，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目光，但我并不在意。“晚餐前，就跳一支舞好吗？”廖瓦奇卡问我。我羞涩的目光垂向地板，但那时我的舞姿还很优美，双膝还没有因过多乡下潮湿的清晨而变得僵硬。

越过他的肩膀，我看见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正盯着她的空盘子。这一时刻，我想，终结了她对我丈夫的那点迷恋。廖瓦奇卡亲手把长矛刺进了她的胸膛！

晚餐后，舞会才真正开始。只有那些年长的阿姨和她们干枯的朋友拒绝跟我们一起在石头阳台上旋转，为殉道者们翩翩起舞。



跟往常一样，廖瓦奇卡坚持要跳舞步快速、复杂的卡玛林斯卡亚舞。有人想躲在一旁不跳，他却不许任何人退出。廖瓦奇卡就是总指挥，驱赶着我们，特别是那些年轻军官们，跳得越来越狂野、越来越夸张。

早在他人退场之前，我就被廖瓦奇卡拉到了卧室。我们的突然离席让人有点难为情，但我没有在意。我们离开时，一位年轻军官注意到了我，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让我有点害怕。

我还没来得及脱下衣服，廖瓦奇卡就开始疯狂地吻我的脖子和肩膀。我在宽大的床上躺下，让他做他该做的，当时这事还不像后来那么无趣。很快他的裤子就褪到了膝盖处。我闭上双眼，任由他红色的大手伸到我的裙子下面，平坦的手掌用力压着我的乳头。我让他如愿以偿，很快就得到了我。多么希望他能理解我对他的忍让，但我又无法对他坦言。衣衫不整的他就那么依偎在我的肩头睡着了。

当黎明降临扎谢卡树林时，他已经不见了。跟往常一样，他去了书房。我在那里找到了他。天色已大亮，蜡烛还点着。他噤着嘴，目光里闪烁着 I 热爱的激情，羽毛笔在纸上画出深深的字符。我双手搭在他肩上，在他宽阔的脖子后面轻轻地呼吸着，他一点都没注意到我。



布尔加科夫

“那么性呢？”契尔特科夫问道，用被湿疹摧残的手掌擦着额头。“你才二十四岁，”他在桌子对面探身说，“可不是容易禁欲的年纪。”

我收回了不情愿在唇边挤出的微笑。弗拉基米尔·格里格列维奇·契尔特科夫没有丝毫幽默感。除了肥胖和烂皮肤，缺乏幽默感是他最引人注意的地方。

“我知道托尔斯泰伯爵不赞成性关系。”

“他蔑视它们。”契尔特科夫答道，“还有，我要提醒你，他从来不用爵位称呼。他早就放弃了这个头衔。”

契尔特科夫令我紧张。不用托尔斯泰的爵位称呼他，让我很别扭。我在有教养的环境中长大，从小被教导要顺从权贵。契尔特科夫以为我不知道他放弃了爵位，这让我颇为恼火。我从托尔斯泰的作品和其他很多方面了解到他的一切。流言飞语如浓雾般笼罩着列夫·托尔斯泰这个名字，而我无时无刻不在尽



可能地吸收这些烟雾。

“你必须跟我们一样，叫他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契尔特科夫补充道，“他更喜欢这样。”

契尔特科夫变色龙般的皮肤松松垮垮地堆积在他梨形的秃头上，我仿佛能透过他的额头看到他的大脑前叶。他用肿胀的手指敲击着空荡荡的桌面，生硬地说：“我想你一定看过《克莱采奏鸣曲》吧？”

我点点头，心里却希望我们不要谈这部作品。我认为《克莱采奏鸣曲》是托尔斯泰的败笔。故事的主人公波兹德内歇夫跟列夫·托尔斯泰有什么共同之处吗？我无法相信。那个男人谋杀了自己的妻子。虽然我自己并不认同，但很多读者认为那是一部反对婚姻的小册子，一颗满载着仇恨的导弹，一本二流小说。它跟《安娜·卡列尼娜》完全不同。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对吉蒂和列文的婚姻倍加赞美，犹如在冰冷的俄罗斯天空举起一面旗帜。波兹德内歇夫算什么东西！

“我不想就贞洁一事太过啰唆，但我去年安排的一位仆人先后糟蹋了两个跟随托尔斯泰家多年的女佣。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非常苦恼。我必须事先说清楚不能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我绝对自信地摇了摇头，内心却为自己被等同于一个仆人而震惊。我觉得我的脸上表现出些许怒意，于是试图用双手遮住面颊。

“很抱歉提到了敏感的话题，”契尔特科夫说，“我总是说，人不能太注重细节。”

“没关系，”我说，“我理解。”

这份工作似乎在离我远去，我感到恐慌。我一心只想做托尔斯泰的私人秘书。

契尔特科夫绕过书桌，站在我身旁。他冰冷的手搭在我的手腕上。“我从玛科维茨基及其他人那里听到的都是对你的赞扬。而且你写的关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文章，我都认真看过。他也是。有一点……幼稚，但是很有思想。”



“托尔斯泰看过我的文章？”

契尔特科夫的头晃动着以示确认。我笑了。太好了，看起来一切将如我所愿。

“我不想让你对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产生偏见，但如果不告诉你她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分歧就是我的不对，”契尔特科夫继续说道，“对他来说，这是桩不幸的婚姻。”他开始把如丝般的黑色胡须捋到下巴下面，那胡须让他看起来像个鞑靼人。“坦白地说，”他接着说道，“她跟我们不是一类人。我个人认为，她瞧不起我们，而且会尽其所能不让她丈夫的工作进行下去。”

“可是他们结婚都快五十年了！当然，这……”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契尔特科夫向后靠着书桌，面露微笑。“你很诚实，瓦伦丁·费德罗维奇。怪不得他们大力推荐你。杜尚·玛科维茨基虽然不是很聪明，但还是很会看人的。”

“我听说他们之间有问题……”

“别为这些事操心，”契尔特科夫说，“但要记住她会说很多坏话。”说到这里，他似乎很不安，换了语气：“我和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并不是一直不和。我第一次被流放时，她还向沙皇提出抗议。她在英国时经常给我写信，告诉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消息。现在她不想让我接近她丈夫。我在特里亚廷基买房子的事让她大为光火，即使我无法获准在那儿居住。”

“可恶。”我不禁惊讶于自己的愤怒。

“我就是你们所说的活的禁运品。”他微笑着说。这是自我到访时起，他第一次露出笑容。他再次伸出手，握住了我的双手。

“我亲爱的瓦伦丁·费德罗维奇，你收到了一份伟大的礼物。你将每天见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你会跟他一起用餐，你会跟他一起在林中散步。你会发现你的灵魂每天都被他的热情所温暖。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热爱他，而且你将向他学习。”他松开我的手，走到窗边，拨开窗帘看着飘落的雪花。“他的话语将永远萦绕在你的脑海。”



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话的时候，我想到了我的父亲。父亲已经去世一年了。他以前常常用轻柔的喉音给我慈父的忠告。我从来没拿他的话当回事，但我很感激他的付出。他知道，自从我皈依了托尔斯泰主义，我渴望上帝，渴望通过学习和对思想的探讨来完善我的灵魂。父亲尊重我的选择，但他告诫我一定要小心。三十年的公务员生涯让他学会了避免思考任何事，而我拒绝继承他这种求知的无能。我要像契尔特科夫一样，成为一名门徒。

一位身穿粗呢夹克的佣人走了进来。这种服装上的不相称是契尔特科夫对托尔斯泰主义价值观的妥协。他并不情愿身处他所出生的那个阶层，尽管他还没有放弃全部的表面文章。克廖克申诺是一所精致的房子，有宽敞的庭院和几间用做马厩的外屋。我看见了近半打佣人，估计还有十几个藏在厨房或院子里。房子里的家具结实而不奢华，大多来自英国和法国。我不喜欢厚重的天鹅绒窗帘，令房间里显得昏暗。

“喝茶吗，先生？”年轻人问道。

我点头致谢，要了一杯热腾腾的中国茶。

“到这儿来。”契尔特科夫说，示意我坐到火炉边的大皮椅上。我看着他跪在地上，拉动一个巨大的老式风箱，把铁壁炉里的圆木扇得火光熊熊。烟囱咆哮着，卷走了点点火星。“我们必须做朋友，”他说，“我们有太多事情要完成，还要对付很多敌人。”

说话时，他的颧骨发亮，似乎总是在控制自己不要打嗝。他跟我见过的其他托尔斯泰信徒一样，身穿一件干净的穆斯林罩衫，系着闪亮的皮腰带。他的靴子并不漂亮，但做工精良，他说那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送他的礼物。“他亲手做的，近几年才学的这门手艺。他给每个人都做靴子。”

契尔特科夫有些过分小心翼翼地啜着茶。虽然我非常钦佩他，但要喜欢他还是需要一定意志的。

“这儿有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写的一封信。”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托尔斯泰的笔迹杂乱而潦草。“他最近身体不太好。从他颤抖的手就能看出来。我不